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下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芮氏城曰天子一娶十二女或九女一曰后爲適妻其餘命之則或爲夫人或爲世婦不命則統爲嬪皆妾也諸侯一娶九女一曰夫人爲嫡妻其餘皆妾或進攝內主亦得命爲世婦若伯子男則一曰世婦爲適妻餘皆妾也旣言有后夫人世婦又言有妻有妾者見其名分之嚴有必辨也鄭以妻爲八十一御女

夫妻之言齊也豈有御女之賤而敢與天子稱齊匹乎且如其三倍之說則妾又當二百四十有三人其進御何日乎抑更妄矣餘詳內則后立六宮而不言后有夫人九嬪世婦者陰統陽也

姚氏際恆曰曲禮此文但爲列名不爲定數猶存古意若周禮之錯雜侈陳昏義之附會定數鄭氏之謬妄定夕皆一掃而空之可也按此敘嬪于世婦下則世婦貴于嬪也昏義乃云九嬪二十七世婦周禮襲之世儒但傳習彼說而于曲禮之近古者反不一及焉何也妻爲對夫人通稱詩黼妻煽方處則后亦稱

妻也或者取妻爲棲息之義妾爲接見之禮以見天子之妻妾備耳不必泥孔氏引鄭註內則妻之言齊也與夫敵體謂彼是判合齊體此是進御于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然則世婦嬪妾亦暫有齊同何以不名妻也可笑如此

姜氏兆錫曰按昏義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今嬪在世婦之下而妻之下又有妾其詳未聞此蓋天子內官之制所謂內官不過九御之意也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制六典大音泰

陳氏澔曰以其所掌異於他職故曰先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皆天子外官之制所謂外官不過九品之意也天官今周禮冢宰之官即所謂太宰也先六太者以其掌重於他職也

齊氏召南曰呂氏謂殷人尊神太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謂之天官太宰佐王代天工者也大士即周司巫游氏曰古之治紀于遠後世之治紀於近紀遠者其事本于天紀近者純乎人事而以治天參焉建天官先六太與堯命羲和舜齊七政洪範首五行之意無異也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

姜氏兆錫曰此五官今周禮地官及春夏秋冬之四官與天官列而爲六也五眾者五官屬吏之眾

方氏苞曰五官與周官同獨無宗伯蓋太宗以下五職皆周官宗伯之屬也大士謂大司成及凡有道有德使教國子者藍田呂氏以司巫當之司巫乃大祝之屬中士也而尊以大士之稱與官正同列則名不當物矣

齊氏召南曰按司士掌爵祿典朝班亦禮官也但以不掌祭祀異于大宗耳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鄭氏康成曰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丱人也

姜氏兆錫曰藏聚曰府六職即謂六府之職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艸工典制六材

陸氏奎勳曰小戴當孝宣時周官周禮考工皆未盛行約略其詞不無舛誤康成乃指爲般制試觀檀弓

禮器夏殷之制與周異者禮家曷嘗不分別言之
姜氏兆錫曰繕治曰工鄭謂六材之工也制之言治
以其制度治之也　又曰按以上四條與周禮不合
舊說皆爲殷制實無所證今歷以周禮考之則所稱
天官之六大自大宰而外皆非屬于天官其五官所
稱司士者於周禮爲夏官之屬稱六工又爲冬官司
空之屬意若以天官而下二官較重于春夏秋諸官
而特舉之者然考六府六工亦非盡屬於地官冬官
則又不可通矣先儒謂記文出於煨燼之餘掇拾附
會其信然乎

李氏光坡曰夏受虞禪繼治道同宜仍虞官猶虞於唐然胥征有羲和之職其一隅也周之六官則較然矣惟此四條旣異虞典亦非周官非殷而何陳氏識註無攷以爲臆說彼斷其臆說又何攷也

齊氏召南曰草工討疑未定以古無明文也宋陸氏謂是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茈爲紫蒨爲紅之類其說甚巧然亦無所据也

任氏啟運曰按此章鄭氏以爲殷制而孔氏申之謂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周六卿見于周禮皆與此不同故斷以爲殷禮太宰尊故先列太宰

并顯其列屬之官與下五官爲六卿馬氏通考旹因
之獨陳氏㫖其般制爲臆說而猶取孔氏天官合下
五官爲六卿謂六太皆天官之屬五衆謂五官之屬
愚按太宰卽冢宰而以爲大官之屬大史大祝大卜
屬宗伯而以爲屬天官司士屬司馬而以爲卽宗伯
殊不解葉夢得謂大宗五官皆奉天道故屬天官冢
宰司馬四官皆奉地道故屬地官司徒吾聞冢宰無
所不統故可以統五卿未聞司徒得統司馬以下而
冢宰反不得統也唯湯三才謂此天官猶言天職非
周禮之天官六大五官丏舉庶幾近之而大士司士

究不知爲何職愚謂古今建官因革異制如其工司空本爲一職而唐虞以治水故特分爲二且躋司空于百揆羲和列職爲最尊而周之馮相保章下屬於宗伯又如卿士一官殷以伊尹咎單巫賢傅說爲之詩言皇父左傳言鄭武莊皆擅國柄而周禮不列其官蓋古記所傳有開國初定此制而後實不行者有初制如是而後人變易者其源流難悉也今姑畧據周禮明其掌要不敢必爲定論云

五官致貢曰享

熊氏安生曰五官五等諸侯

孔氏頴達曰五官后一天官二地官三六府四六工

五歲終王后之屬致羉織之功天官以下各獻其職

之功

芮氏城曰五官熊謂五等諸侯貢祀物嬪物器物服

物材物貨是也鄭謂司徒以下貢功享獻也周禮

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而詔王廢置不言天官五官皆所統也二說皆可通

而熊近之

姚氏際恆曰此皆周制鄭氏謂殷制非也按記中如

舊稱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三年問荀卿作

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漢博士集此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大抵不出周秦漢初人也夫以周秦漢初之人其于載籍所遺留耳目所覩記不過周之中葉以後爲多若文武之制固以邈若隔代况能及于文武以前孔子所歎爲不足徵者乎鄭氏以誤信周禮之故其注禮記凡于周禮不合者或曰殷制或曰夏殷制或曰虞夏殷制而目爲殷制者尤多以其尚近周也一切武斷紊亂禮文莫斯爲甚記中閒有取周以上之制與周比類而言者此固載籍耳目所僅得什一于千百者也如檀弓於棺制王制養老禮分虞夏殷

周郊特牲于祭之所尙夃虞殷周檀弓於色之所尙禮器于尸禮郊特牲于冠禮夃夏殷周雖其中亦不無附會然必皆標舉時代疏析名目未嘗蒙混紊越于其間則其不加標舉疏析者統屬之周是可知矣故此章所言不能果必其爲文武之制但在僞周禮未出以前要爲近古而可信無如今人耳目全受蔽于周禮又加鄭氏以此等記文斷爲殷禮宜乎日有眞周禮在前直擯棄而不道也豈不重可歎哉按天官乃總名配天王而言非別有天官如周禮專屬之大宰也以下六大五官六府六工皆天官也六府六

工皐于六大五官又以五官爲主五官者司空司徒虞廷有之周初增以司馬見于牧誓（詳古文尚書）又有司寇見于立政司士則惟見於此其名既多近古而官亦備是焉六大者大宰即冢宰有代君攝百官之任大宗即虞之秩宗主祭祀天地鬼神者故皆不列五官之內若大史以下職次漸輕以及六府六工自皆不敵五官其受大宗以下及六府六工之成以質于天子者亦惟五官故曰五官致貢曰享試觀此文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職何詳而別也六典五眾六職六材之名何與而該也即此已足見其大槩又何取

于繁文侈義貽誤入國之周禮哉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貢功享獻也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以獻於王故謂之享也六官皆致功而稱五官者冢宰總百官故也下稱五官並放此

方氏苞曰周官惟禮職無賦貢天官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大司徒令地貢大司馬施貢分職秋官大行人掌九服之貢司空之篇逸無可考是侯國必因五官以致之也

齊氏召南曰按史記周本紀古公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此即本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而爲說耳然

可爲殷制五官之證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朱氏申曰五官即五等諸侯伯其長也

姚氏際恆曰五官即上司徒等官證疏是疏別引熊氏爲五等諸侯吳幼淸謂五侯不可從五官之中有司徒司馬司空其爵爲三公其出封于畿外以統諸侯則號曰伯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謂以五官之長者謂之是職主四方者也此與王制千里之外設

方伯一節之義畧同方伯卽州伯王制云八州八伯
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子以爲左右曰
二伯此云五官之長曰伯下文又稱天子之老當是
此二伯無疑但未云二耳鄭氏于上之不合周禮者
則屬之殷于此可合公羊傳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
西之說又屬之周倏殷倏周前後移奪卽此可見其
謬妄矣孔氏爲之說曰殷改置二伯與周同尤足哂
也於外曰公于其國曰君外他國也曰公曰君皆他
人稱之也鄭皆以爲自稱而觧外爲自其私土之外
天子畿內何其費如許曲折耶下于外曰侯于其國

曰君亦同此解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因言外官之稱也五官之長即八命之三公也三公無異職即六卿中命三人兼之使之左右輔相至九命作伯則分主畿外諸侯而爲之長故曰伯而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是乃職方之義也擯稱天子之吏者本其職而言同姓則稱爲伯父異姓則稱爲伯舅者此皆天子親之之意也自稱天子之老者本其地而言其於所封王畿采地之外稱曰公者所以別于五等而於王畿采地之內稱曰君者蓋又以正其一方皆

內外臣民尊之之意也
方氏苞曰於外畿內吏民及諸侯之國也外諸侯爲二伯終周之世無有也襄王命晉侯稱叔父時共主之威柄始弛而王猶有志於謹持之故仍用舊典至魯昭公之世則王室衰微倚晉以自固故過禮以求得其懽心本不可爲典要疏乃據此謂時又以晉爲二伯固矣
任氏啟運曰玉藻伯曰天子之力臣此曰天子之吏諸侯曰某土之守臣此曰某侯某邊邑曰某屏之臣此曰某子某彼自通于將命者之辭此擯者告天子

之辭也鄭曰二王之後不爲牧

齊氏召南曰按左傳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稱齊桓爲伯舅疏云齊桓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是此文異姓之確證又襄十四年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伯舅太公云云又曰緊伯舅是賴是稱太師尚父爲伯舅也晉稱伯父不止文公卽成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單襄公辭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云云下文言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仍是州牧之伯非二伯也至昭九年稱伯父則中閒當有加命之事俱未載耳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孔氏穎達曰二王之後不爲牧者以其先祖嘗爲天子統領海內恐爲牧有專權之心

朱氏申曰九州之長九州各有其長也

黃氏震曰叔父叔舅次於內之伯也

姚氏際恒曰五官之長合五官之長也九州之長每一州之長也不可泥上爲解此卽王制之州伯盡諸侯也王制言八州除畿內而言此言九州併畿內而言伯不言入天子之國而此云入者伯自內而出故

不言入牧自外而入故言入也孔氏謂伯不出故不言入非是二伯稱伯父伯舅州牧稱叔父叔舅按覲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但以侯國之大小為言非復二伯周牧之義此屬春秋辭命所稱與曲禮又別矣鄭氏曰牧尊于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為尊鄭意蓋見覲禮大國之君稱伯此處牧亦為大國之君稱叔與之不合故為是迂曲之解不知曲禮言在前之制覲禮言在後之制無是紐合也觀此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者可知其妄矣二

伯同姓稱伯父州牧同姓稱叔父晉文公覇類二伯
而僖二十八年左傳王曰叔父此等處有合有否然
義亦不甚殊不必曲爲解釋也
姜氏兆錫曰九州之長卽七命之諸侯也每州中擇
諸侯之賢者一人加之一命使主一州以內之諸侯
則入命作牧而有司牧之責故曰牧又以伯本五官
而牧有分地故以入天子之國繫之不言擯詞之屬
者蓋亦以伯爲例與謂之叔父叔舅亦親之之意但
稍降於伯父伯舅耳於國外曰稱侯而於國內稱曰
君亦上文之意也

方氏苞曰於外曰侯鄰國稱之也於其國曰君臣民稱之也舊說自稱恐未安

任氏啟運曰按尚書四岳孔穎達謂羲和四子分治四岳蔡沈謂一人兼總四岳諸侯之事愚按傳言許泰嶽之亂又言嚳爲南岳伯夷之子爲西岳是唐虞之世四岳固四人其以方伯入相天子則或一人二人未可知耳孔叢子思言三公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二相處乎外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是二伯也與毛公並稱公是二伯固三

公兼之也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故書言咨十有二牧禹仍合為九州故傳言貢金九牧虞夏傳言舜有八伯王制亦言八州八伯蓋合王畿則九舍王畿則八耳劉敞言王者立牧方必三人各就其方數之歟或據十有二牧為說歟大約古之州牧原取其州之賢侯四岳原取之八伯二伯原取之四岳有加命無倫官其或出或入或闕或兼固未嘗一定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于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姚氏際恒曰夷狄戎蠻雖大曰子此本春秋傳例稱

楚爲子爲言惟實正其爵曰子非夷之也

姜氏兆錫曰九州之外天子亦選賢爲牧但卑且遠故其入不以牧稱天子亦不稱以舅父一惟以子稱之而已雖有功益地亦然如楚在春秋爲大國而爵止稱子是也穀善也於內猶言於其國也於外謂凡夷狄之國王老猶言天子之老之意也　又曰註曰子猶牧也雖諸伯之地本爵亦不過子也疏曰本爵不過子男若本爵是子者擯詞曰子本爵是男亦曰子所以爾者舉其高者言之示尊異故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黄氏震曰葉氏以小侯爲附庸恐非弃蓋附庸不自達於天子亦無子男之爵

姚氏際恆曰庶方小侯舊解皆蒙上節謂戎狄子男君不知此是附庸小國之君以其地小其列于四夷之後夷地亦有大者所以上曰雖大曰子張氏以爲錯簡謂當在上節之上則又謬矣

姜氏兆錫曰庶衆也四譯之國散處故以庶方名之也某人若牟人介人之類稱于外曰子者依本爵之稱稱于其國曰孤者寡弱無德之稱猶不穀之意也

又曰疏曰稱於國外四夷之中依其本爵或子或

男今言子亦舉尊稱也六服之內但舉伯與牧不舉其餘諸侯而九州之外既舉大國又舉其餘小國者與六服諸侯別異故也

方氏苞曰五等諸侯雖國小亦宜以爵稱此後儒以春秋書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而爲之臆說耳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萬氏斯大曰儀禮有覲禮無朝禮第就儀禮考之知朝覲只一事無二禮朝先而覲後耳何以言之覲禮於覲之日云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

曲禮此經紊之此時應有朝禮蓋覲禮行于廟廟在出寢東竊意是日天子將入廟受覲從路寢乘車而出諸公侯先俟于門外天子至宁下車而立諸公侯於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卽所謂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也儀禮不具文之畧也已而天子入廟負斧依南面而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玉侯氏降降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卽所謂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也朝先覲後通言之皆曰朝但臣之見君以北面爲正故

儀禮以覲名先儒信周官謂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孔疏更以爲六服諸侯每服分别爲四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按郊特牲云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記曰唯詔于天子無北面如先儒說唯秋冬覲遇者行北面再拜春夏朝宗者止東西一立而退永無北面而朝之禮何以明君臣之義乎愚故以覲禮及此經爲正

姚氏際恆曰按朝覲二字始見于虞書羣后四朝及曰覲四岳羣牧肆覲東后之文古惟天子受羣臣朝

此音招見之朝曰朝又諸侯自本國來亦曰朝若覲則
釋詁祇屬見義故凡上見下下見上皆曰覲大雅有
韓侯入覲之文于是後人乃以諸侯自本國來朝天
子爲覲儀禮有覲禮是也然朝終屬正名覲禮云諸
侯前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覲禮而仍
云朝意可見矣又春秋傳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亦
是也此分朝覲爲二義未甚確至于周禮大宗伯春
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襲大戴記尤不足据
意欲湊合四時故其言朝覲即取此朝覲其言遇則
取下諸侯未及期相見之遇其言宗乃其所増則又

取江漢朝宗于海然彼云水與朝君何涉哉鄭註云宗尊也欲其尊王然則餘三時皆不尊王乎會遇自是春秋諸侯之事周初盛王無此今鄭氏妄執以解謂朝爲春見覲爲秋見則記文先秋後春何其倒置又謂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則似記文闕言宗遇禮待其補之矣又謂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是曲禮既闕言宗遇禮儀禮又闕朝宗遇禮何二禮均有所闕而周禮獨完耶種種譌謬不可殫述愚按此分朝覲以覲是諸侯自本國來朝故但言諸侯諸侯在外者也朝是天子受羣臣之朝見故兼言諸公諸公在內

者也天子南面北面者面天子也東面西面者公侯自相面也公侯北面天子其前後則皆東西分次序立若行覲禮則諸侯北面之前後亦西面可知云覲禮諸侯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諸侯覲不言西面公侯朝不言北面文互見也鄭謂東面西面爲生氣文北面爲殺氣質孔釋之謂東面西面則氣分布北面則氣不分布皆穉說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因言其朝覲祭享之屬之所稱也上諸侯五等之通稱下諸侯謂侯服以下也諸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者朝

見於朝享獻於廟無擯迎之儀取於辨分也冬遇亦如之依在廟宁在朝疏曰依者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如斧文謂之斧依亦爲繡扆天子依之而南面以對諸侯故謂之依宁者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天子佇立焉以待諸侯見而迎之故謂之宁也何氏曰入覲而與天子議行天道肅殺之政故相見時先有嚴肅氣象入朝而與天子議行天道生育之令故相見時先有溫厚氣象也

任氏啟運曰周禮春朝圖天下之事秋覲比邦國之功夏宗陳天下之謨冬遇協諸侯之慮皆因事而舉

鄭謂春朝位於外朝而序進受贄於朝受享于廟春生氣文也秋覲位廟門外而序入贄享一于廟受之秋殺氣質也蕭斯大謂天子出自寢先至於宁諸侯分東西立以通姓名謂之朝既朝天子始入廟受覲愚按如蕭說則朝覲原非二禮而別言之者秋嚴故以覲爲主春和故以朝爲主宗當視朝而文遇當視覲而加質其節文必有殊焉今惟覲禮存而餘不可考矣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萬氏斯大曰按此文即左傳所云不期而會曰遇也言兩君未及相期忽然道塗相見故曰遇非謂有期日而先期相見也舊說非

姚氏際恆曰此皆本春秋例爲說天子無過會禮或援周禮冬曰遇爲天子此所言遇爲諸侯周禮時見曰會爲天子此所言會爲諸侯者皆非聘者左傳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中庸云朝聘以時以聘天子言此言諸侯自相聘亦春秋時事也誓盟亦春秋諸侯事若尚書誓辭乃征伐告衆之言鄭舉以爲證亦誤穀梁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

朱氏軾曰舊註郤讀隙隙間也謂兩國之間也諸侯盟會必于兩國壤地相接之處遇言期不言地會言地不言期互見也

姜氏兆錫曰期猶約也郤地間隙之地謂期會而相見於此也遇禮從殺會禮從隆　又曰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大夫往大聘上大夫往誓盟皆以言相約爲信但誓禮不親涖牢牲爲載書惟取約信而已若盟必親涖牲以爲約信也疏曰盟禮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書既成乃插血讀書因置牲坎中加書上而埋之謂

之載書也

方氏苞曰先王盛時諸侯或因朝覲而道相遇不應豫有期約舍天子巡狩會朝於方嶽亦不應有見於郤地之事疑皆因春秋所書而立文非舊典也

任氏啟運曰按周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謂天子有征討之事則合諸侯而明九伐之法王不巡狩諸侯盡朝則合諸侯而明邦國之九法皆於國外爲壇是天子與諸侯亦有會也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鄭謂時聘無常期殷頫在一服朝之歲孔謂在元年七年十一年間

問以諭諸侯之志鄭謂問歲王存省諸侯是諸侯於
天子天子於諸侯皆有聘也司盟掌盟載之法會同
則掌其載及其禮儀是天子亦有盟誓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姚氏際恆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猶玉藻諸侯
之于天子曰某地之守臣某鄭氏曰其爲州牧則曰
天子之老臣某侯某蓋以覲禮大國之君天子稱伯
前文州牧亦類大國之君天子稱叔不相合說詳故本文
又于此處補其所稱此鄭氏之禮也夫二伯自稱于
諸侯曰天子之老今州牧見天子得稱天子之老不

反蹄于二伯乎尤謬自稱曰寡人猶玉藻于敵以下曰寡人

姜氏兆錫曰臣某侯某如云臣齊侯小白晉侯重耳之類蓋擯告天子之辭也寡人猶言寡德之人於內言民不言臣且不言稱於外皆省文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適音的

孔氏頴達曰適子孤者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告曰孤某須矣彼不云適子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故雜記云孤某須矣

下則云有葦席旣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旣葬稱子者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卽位是踰年稱君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仍稱世子者何休云不許楚之滅蔡猶若君存然文十四年齊商人弑其君舍成舍爲君正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

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
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者何休云直以喪
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
僖九年會於葵邱宋襄公稱子僖公二十八年會於
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
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
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以上皆公羊之義也
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
般子野是也其出會諸侯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
左氏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邱之會宋

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衛惠公稱侯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註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於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服虔亦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患未薨

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此皆左氏之義公羊以爲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公羊二傳不同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爲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當與公羊異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子卽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

姚氏際恆曰前文云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則諸侯子未除喪稱嗣子某矣此又云適子孤是有兩稱即一篇之中其不合如此况他篇他經乎益可見其不可執禮以解禮矣

朱氏軾曰曾孫者對祖宗之稱外事不曰嗣侯而曰曾孫者若謂敢言克嗣先業庶藉祖考之庇得無棄于社稷山川之神耳

姜氏兆錫曰適子孤擯者告賓之辭也內外事見前但外事兼郊惟社稷之屬而已曾孫如晉平公禱河而稱曾孫彪之類本始封之祖而言也以天子嗣王

某例之宜稱嗣侯某而稱曾孫者蓋天子德厚流光得稱嗣王而諸侯則未敢質言與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姚氏際恆曰類鄭氏謂猶象又以上類字爲象請侯下類字皆象聘問皆鑿且謬王子雍以下類字爲請諡必以其實類于生平之行其說近是然于上類見未有發明郝仲輿謂諸侯將葬類舉其生平行事請于天子爲諡曰類既葬嗣君入見天子即稱先君之諡明以類見也言諡曰類擇類之義也其說似以上下貫通然必須于文前補未葬一層終覺牽強姑且闕

疑既葬見天子此禮亦可疑鄭氏執周禮典命以皮帛繼子男之說不足據故孔氏亦謂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天子也然考文元年左傳晉襄公既祥先且居勸其朝王則既祥亦可見但不必既葬耳朱氏軾曰類見者彷彿諸侯之禮而見也言請也劉氏云類當爲誄謂請誄而謚之也此解較直截

陸氏奎勳曰王肅云請謚于天子必以其實爲謚類于平生之行也何氏從之不若清江劉氏謂類當爲誄聲之誤可備一說

姜氏兆錫曰類之爲言昏也幽晦之義亦策書之辭

復稱字亦不名君之義也類猶象也言者述而請之也繼於先君爲象賢誄其先君乃象德也劉氏曰類當爲誄聲之誤也亦通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使色吏反

陳氏澔曰寡君之老惟上大夫可稱

姚氏際恒曰鄭氏謂此諸侯之卿上大夫以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也然此處不分上下大夫又彼是擯辭此是自稱無庸強合

姜氏兆錫曰此章備言天子內外官之制與諸侯朝聘祭享之屬稱名之禮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呂氏大臨曰穆穆幽深和敬之貌皇皇壯盛明顯之貌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舒揚之貌僬僬趨走促數之貌庶人見君不爲容也

姚氏際恆曰此等是形容之辭全不必泥

任氏啟運曰僬僬枯槁促數之貌蓋容貌者德之符形于外必肖其內也舊以大夫士爲見君之容恐未是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姚氏際恆曰大夫妻稱世婦未聞稱孺人孺人之名始見于此又婦人對男子之稱妻對夫之稱后夫人亦皆婦人皆妻也以此分別貴賤恐未允

朱氏軾曰孺訓屬者謂屬于夫不專制也

姜氏兆錫曰妃配同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古經傳無所見蓋漢儒之文與　又曰此章言王侯至于庶人之儀與后夫人至于庶人妻之號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意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

以下自稱曰婢子子于父母則自名也

姚氏際恆曰老婦之稱恐少者非所宜寡小君論語是邦人稱諸異邦亦非夫人自稱也

朱氏軾曰世婦以下稱婢子稱于其君也不言于天子諸侯者不與助祭大饗也

姜氏兆錫曰諸侯自夫人以下殺於天子也自稱于天子者謂內諸侯之妻助祭于王后或獻繭之屬得見天子也陳氏曰不以老稱不足以任事不以婦稱非所以事人應氏曰有年者可稱老婦其始嫁者蓋亦稱婦而以卑小之名配之與古者諸侯相享夫人

與焉故有自稱于諸侯之禮小君稱寡者亦從君爲嫌之詞小童者未成人之稱也婢子言卑也自稱其名于父母也

方氏苞曰畿內命婦無進見天子親接語言之禮惟春官宮卿世婦佐王后奉齍在廟大賓客饗食及獻繭或間有問答故禮辭具此古者合男女必當年德況佐王佐掌內治彰女教爲嬪婦內外宗所儀式者乎況男子五十始命爲大夫則婦官之爲下大夫者年必近五十可知矣累日積久以至宮卿則不惟德優而年過艾耆者必矣其稱老婦以著事實兼明凡

列職於宮中者皆不宜少艾也應氏乃謂始嫁者則配以卑小之稱謬矣佐王后領大禮事者不過一二人而宮卿至十二人視六官之長倍焉正以年德俱稱而事皆敏鍊者於婦人中求之尤難故廣其員選以待簡任耳又自字衍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惡其聲之聞也況親接語乎助祭夫人獻尸不過薦璋致敬大饗薦其籩豆酒醴無與賓客通言之道也況寡小君乃臣下所施于君夫人非夫人所得自稱如諸侯自稱曰寡君義豈可通乎夫人弔于諸臣視世子而踊古者男女有別雖禮之必不可廢者不過以禮相

示無親接語言者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姚氏際恆曰于其國曰寡君之老疏謂其國爲自國中若是則對本國人不當代君稱寡且于前文諸侯使人使于諸侯自稱曰寡君之老相類悉不協呂與叔謂其國蒙上于外之辭亦謂異邦義或然也

朱氏軾曰子美稱也稱其姓而子之敬主及使也

姜氏兆錫曰某士如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之類蓋列國卿大夫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也陪重

也謂諸侯爲天子之臣而已又爲諸侯之臣如家臣之于諸侯也曰子者如齊高子來盟于魯之類曰寡君之老者謂其國以此自稱曰某者謂使他國而稱於其君也以上章使於諸侯推之此蓋謂下大夫與此章言諸侯內外官之制及其稱名之禮也

方氏苞曰惟大國之上卿得比于天子之士而承事於王室故晉獻齊捷王使賁讓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子太叔對晉亦曰靈王之喪先大夫印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可徵周典之舊此據春秋書高子來盟而云然其實諸侯之大夫無于外稱子之禮春

秋書齊高子仍魯史之謂而不能正也於本國而稱寡君之老者或禮賢士或諭吏民使者將命之辭然也自周無出傳者之臆說也春秋不書出者皇狄泉皆畿內也書出者越在鄭地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陳氏澔曰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不能保國而至于失地不能親親而至於滅同姓其名之也宜矣

芮氏城曰此史臣記事之體孔謂策書之君子不親

此惡人故書出書名以罪之也亦通

姚氏際恒曰出出與名亦本春秋傳例而誤其謂天子不言出者以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也不知天子何不可出言但不可言奔故曰居當云天子不言奔可也謂諸侯不生名亦非春秋諸侯出奔亦名又謂失地名滅同姓名非其謂失地名者以春秋荆以蔡侯獻舞歸也此被執書名非失地也其謂滅同姓名者以春秋衞侯燬滅邢也不知其下書衞侯燬卒因下書名而誤連下也君子不親惡一句鄭氏承上作解謂天子諸侯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按上謂不

出不名正論其事也若下謂出名爲惡君子故不親多郤一轉文義不貫且以天子諸侯爲惡以書法出名爲不親甚牽强郝仲輿謂亦是春秋辭例爲叛臣亡子不納其欸舉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之事總屬臆測愚按當是天子不言出二句爲一段君子不親惡爲一段諸侯名爲一段曲禮之文雖別爲一段恆復相連有以意相似連言者有以文相似連言者如此句與下死寇曰兵之類此以文相似連言也

朱氏軾曰此節重不親惡親之猶言黨也黨而諱之也天子以天子爲家本不言出諸侯死而告終然後

名之生則本不可名然有時不容不言出與名者爲其惡也惡而不言出不書名是黨之也君子不黨故諸侯失地滅同姓則名之知諸侯之所以名則天子之言出可類推矣

陸氏奎勳曰卽論語所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舊註皆非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天子無外安得言出然而或言出者德不足以君天下而位號存焉耳諸侯不生名惟死而告終乃名然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君其國而位號存焉耳故天子不言出

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　又曰此申上文也陳氏曰言出所以外之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是也生名所以賤之春秋書以蔡侯獻舞歸以其失地書衞侯燬滅邢以其滅同姓是也然春秋書天王居於其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滅同姓者三而或不生名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　又曰此章指言王侯法戒之義以及各章之意也

方氏苞曰周公之典禮不宜有此記者蓋就春秋書名者擬議而爲之說亦非其本指辨見春秋通論記

者之意謂諸侯而生名者以其行惡故君子不敢親於其身爲不善耳註疏似失其意

續禮記集說卷九

浙江書局刊

金承詁校
王家賢校
孫祖燕校

續禮記集說卷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下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孔氏穎達曰案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是也定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以季氏之強謂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孫聞之墮費邑二曰順諫曹羈是也此即上諫曹君無以敵戎事三曰直諫

子家駒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昭公將殺季氏子家駒諫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是不辟君僭而行之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宣十五年公羊傳云楚莊王圍宋子反華元乘堙相對語華元謂子反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謂華元曰吾軍有七日之糧子反勸楚王赦宋而歸頻諫不聽乃引師去楚王亦歸五曰戇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僖三十三年公羊傳云秦穆公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穆公不從百里子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凡諫諷諫為上戇諫為下又曰檀弓云事君有犯故此論其微事親無犯故此論其犯亦互言耳

高氏愈曰不敢疾怨諫親之常其情舒號泣而隨諫親之變其心迫要其愛親則一而已

饒氏魯曰看父母之意未發便當做道理承順其志而諭之于道

金氏做曰五倫皆以格心爲上未事之先廣引曲喻潛移默奪自然使父母皆順于理不至于有過至於有過即幾諫後矣况不能乎

姚氏際恆曰三諫不聽則逃之與公羊傳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之說同然其言臣子之諫亦各有弊人臣云不顯諫與論語勿欺而犯之之意違事親直云三諫即蒙上人臣之說然此復論語事父母幾諫一節一段委宛曲折藹然純孝之意又逃者以春秋時

言則可恐不能行于大一統之世也

姜氏兆錫曰所謂君臣以義合也其義與交友畧同亦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之意也　又曰陳氏曰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虞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比干之於殷則死于諫而不去何也輕重可否君子以義爲衡迹雖不同其趨一也　又曰所謂父子以恩合也幾諫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是也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方氏慤曰未三世而能自得師亦在所取

程子曰親病委諸庸醫比之不孝故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姚氏際恆曰此等言伎術亦可商和扁未聞其上世若庸醫雖十世恐亦難服其藥也

朱氏軾曰鄭云嘗度其所堪謂度其物劑之堪用否也然藥進于醫手必得精熟物劑之人始可無誤故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三世甚言其精熟也

姜氏兆錫曰藥必先嘗者君子謹疾於君親尤愼也然猶必醫三世乃服者呂氏謂其治人多用物熟功已試而無疑故也又曰此章言事君事親之異同也

擬人必於其倫

芮氏城曰倫貴賤賢否之類擬必以倫禮以當為恭也若魏文侯以左右擬摯則貴賤不倫為失體或以管仲擬曾西則賢否失倫為不智矣

朱氏軾曰春秋魏中山舍人倉唐使文侯召而見之指顧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于其倫諸侯無倫無所擬之觀此可知擬人不獨比德量才即援引證據亦必以其倫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不得以貴比賤為不敬也方氏曰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為賢夷惠伊尹迹不

同矣孟子俱以爲聖孔門以有若似孔子則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晏願孟子則不知王覇之業不倫也愚按方說備矣則疏止以貴賤言者似淺也然以下文推之此句蓋問天子之年以下九條發端之詞方氏意雖善而義未合疏則引其端而未發耳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

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陳氏澔曰若如也千字從一從十凡數未定者或如一或如十顏注食貨志千箇也當如此箇數意亦近之又曰御謂御車也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

姚氏際恆曰曲禮之文雖分段落義多鈎連如謂儗人必于其倫卽爲下五對發端亦可令故合爲一節若其不可合者又不得因義之鈎連而誤合也上言國君之年下言大夫士庶之子其文不同不必泥大抵皆問其子之年也如曰天子之年卽天子之子之年也大夫之子卽大夫之子之年也少儀國君亦言

子與此同然此于天子國君不言子也不過以若言天子國君之子嫌于嫡庶無分故直言天子國君耳鄭氏曰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鄭見上言天子國君下言大夫士庶之子故分別爲解以爲天子國君繼統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士大夫四十五十年有定制故問其子如此分別豈不滯甚可笑彼蓋不知天子國君即天子國君之子與士大夫之子同故以士大夫當生比論以致不成一例語義也長者亦祗出幼之名非謂四十五十如其說士大夫四十五十不須問則天子之年非有定制四十五十亦須問矣

何以日始服衣若干尺乎且庶人之年亦無定制何以亦問其子乎疏引熊氏曰庶人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辭遁可見又其妄者直謂年當作子益可笑矣御是御車古人于射御之事既長則皆習之不必爲大夫之子諱詩曰又良御忌

姜氏兆錫曰若干者未定之詞顏注食貨志干箇也謂如此箇數也自國君以下皆以事對而天子止對以服之尺數者不敢質言至尊之意也疏曰謂沖主新立或遠方異域人來問而其臣答之如此下文問國君畧同　又曰爲國以禮禮莫大於祭宗廟社稷

故能則知其長未能則知其幼也　又曰不問大夫士之年而問其子者古者四十始仕五十始服官政大夫士之長幼不待言也御謂御車大夫不徒行其子有御之道也　又曰疏曰謂主事也宦有世功子學父業故御事也　又曰典主也謁請也士賤無臣故自主賓客告請之事也　又曰負薪者庶人力役之事也亦止問其子者古者庶人三十而受田亦不待問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

富數畜以對

萬氏斯大曰士已食祿公朝不與齊民伍縱未有命車亦得自爲之故問其富則以車數對見其家富者得多爲車數未有定也若如舊說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則命車唯一而已數豈無定且又何以見其富乎

姚氏際恆曰葉少蘊以言不及義爲恥舄爲問富其言非也先王之法制祿分田諸侯大夫以及士庶凡封地爵祿田里樹畜皆有品節限度不可過不可不及故各有其富如此設爲問富各以其富答之者所示先王之法也如是則上下相安于禮制而天下均

乎矣苟不循此則在上者畜聚斂之臣與夫畜牛羊察雞豚以病乎下庶人以封植之利享王侯之奉以僭乎上或均失其富則公卿而乘牛車庶人而死道路者有之此皆後人無其品節限度之所致也則問富之說蓋亦有深意存焉奚可貶之乎

姜氏兆錫曰數數之也盡數其地而以山澤之所出對地廣狹有定數故數之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山澤所出無定數則即其在境內者對之而已如各州魚鹽蜃蛤金玉錫石之類是也　又曰宰邑宰也有宰則有采地而得食下民賦稅之力矣具服器

以祭其大也 又曰上士三命得賜車馬故以數對
也 又曰庶人田有定制唯畜之多寡在人故以對
又曰此章言天子以下稱答之倫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
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王氏應麟曰鄭謂五祀殷制七祀周制然周官天子
止五祀明堂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
門冬祀行及曲禮禮運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儀
禮士亦禱五祀聘禮大夫有門行鄭釋大宗伯之五
祀用左傳家語之說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王制

之五祀用祭法之說

萬氏斯大曰周制子月祭天於郊午月祭地於社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是也郊在南郊祭法謂之太壇周官謂之圜邱社在北郊祭法謂之太折亦曰太社周官謂之方邱北郊他經不見覲禮所謂禮月于北門外是也

姚氏際恆曰四方鄭氏謂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官之神此左傳之文而月令有之按五祀即月令所謂戸竈中霤門戸則四方或亦如月令之旨未可知不然四方非可空向而祭而虞書望秩山川之禮

又屬祭山川解者亦混入祭四方非矣鄭又謂祭于四郊此附會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之文殊未然詎乃是四方非四郊也天地鄭無釋孔氏謂五天帝配以五人帝又謂天神有六地神有二種種緯書非禮不經之說悉不可用然亦皆鄭說而排祭于此也五祀是周制故王制曾子問士喪禮皆有之而月令疏其名為戶竈中霤門行也祭法增司命泰厲為七甚不經鄭氏因祭法之說反目此為殷制誤矣此文不言士祭五祀士喪禮云禱于五祀與此不同呂與叔疑不得祭而得禱然未有禱而不祭者

姜氏兆錫曰冬日至祭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又五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此天子歲徧也諸侯有國必有方如東諸侯則惟春祭其東方也山川亦惟在境內者祭之其同於天子者惟五祀而已此諸侯歲徧也餘放此　又曰呂氏曰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然考於經皆不合曾子問稱天子未殯五祀不行士喪禮自天子至士皆祭五祀則祭法言涉不經也

齊氏召南曰按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是周制五祀之明文也鄭註謂五官之神總因祭法有王立七祀之文耳安知祭法之果可据乎又按漢書郊祀志周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白虎通及劉昭續志亦同然則大夫祭五祀自是周制不得以祭法立三祀爲据也又按周禮小祝分禱五祀賈疏曰此經五祀與月令同月令不祭司命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可知既夕禮亦云分禱五祀者注云博求依祭法士亦祀按賈亦疑于鄭之不足据矣必謂祭法是而曲禮非可乎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姚氏際恒曰淫祀本爲求福語以無福立義斬然

姜氏兆錫曰鄭氏曰廢之舉之若殷人廢柱祀棄後稷人不得廢棄祀柱也呂氏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已廢之社稷也舉之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墠已正之昭穆也非其所祭謂非其所當祭者若魯之郊禘及祀爰居旅泰山是也淫過也神弗享故無福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姚氏際恒曰索牛左傳襄二年以索馬牛皆百匹杜

註索謂簡擇好者此索字應同其解謂不及諸侯之肥但簡擇好者用之耳鄭氏曰肥豢于滌也索求得而用之蓋以大夫牲不養于滌也甚無据孔氏曰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由疏所引觀之則索者豈是臨時求得而用之之義耶

姜氏兆錫曰毛純曰犧體充曰肥二者皆在滌三月然後用之大夫則臨時索用而已故稱索也士不用牛又降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萬氏斯大曰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推此而言惟大宗得祭始祖族人無遠近皆宗之繼高曾祖禰之小宗亦不得祭也高曾正適之宗得祭高曾庶祖禰正適之宗亦不得祭也鄭註庶子不祭祖云凡在體在乎上者視下正猶爲庶也得之矣

姚氏際恆曰此謂支子欲祭其先必告宗子而後行

鄭氏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夫宗子若有故必命支子代祭支子何必又告之耶

姜氏兆錫曰疏與祖禰廟在宗子之家庶子賤不敢

祭若宗子有故則庶子攝祭然猶必告於宗子也呂氏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支子不宗祭亦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義或宗子爲士庶人爲大夫以上則亦得牲祭於宗子之家然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則雖用其祿不敢專其事也其宗子去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而其體殺矣之說二條雖微不同然合而觀之皆支子不祭之義

方氏苞曰若宗子有疾庶子代攝則必受命於宗子

不必復告若宗子去國支子爲攝主則禮有常經可以不告且所之國有遠近豈能遇祭必告按內則云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齋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謂適子庶子爲大夫士者欲致祭於大祖之廟則具牲使宗子代祭已往助焉終事乃歸祭其祖禰正此經所謂支子不得祭大宗之祖廟若爲大夫士而願致宗敬則必告於宗子而使宗子主之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

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淸滌酒曰淸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鬣力輒反腯徒忽反翰戶旦反槀苦老反脡肥頂反薌音香萁音姬韭音久鹹音咸鹺才何反

成氏伯璵曰尊鬼神之用故異其名

易氏祓曰易其常名以爲美稱其致美於牲齍乃所以致敬於鬼神示也

姚氏際恆曰此節之義有不可解者不必强解蔬說文云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則稻亦蔬屬陳可大謂蔬與疏同非

朱氏軾曰古今語音不必盡同記載傳述未必無誤一元大武商祭脡祭尹祭等名殊不可解亦無容强爲疏釋也

姜氏兆錫曰元頭也武足跡也鬣背毛也腯充滿也翰音謂振翅長鳴也羹特牲禮所謂羹飪煮肉之通稱也蓋牛豕豚羊雞犬肥則跡大豕肥則鬣剛豚肥則體充滿羊肥則毛柔細雞肥則鳴長犬肥則羹美也此言畜類之善也又曰疏開也雉兎肥則足開兎肥則視明也此言禽獸類之善也又曰尹正也脯欲敷割方正也此脯通禽獸而言脯之善也又曰槀乾

也商度也商其燥濕平而用之也脡挺然而直也此
商祭脡祭言魚之善也又曰水挹注則清酒縮泲則
清水清則可滌酒清則可酌皆以用爲名也此清滌
言飲之善也又曰薌猶香也合之言凝聚也其莖葉
也黍性熟則黏故自成功而言薌合粱質生獨盛故
自本體而言薌其粢所謂粢盛明神明之也本五穀
之通稱稷者稷爲五穀之長猶后稷名官社稷名神
之意也疏稀也嘉美也苗稀則美稻尤整齊故名也
此言粢盛之善也又曰豐盛也本根也此約言蔬之
善也鹹其味鹹也鹺鹽名此約言味之善也又曰嘉

謂無瑕也量猶度也謂廣狹長短皆中度也此言幣之善也又曰此章明天子以下祭祀之制而發其意以及其物也

方氏苞曰羊豕豚有解體皆先薦骨體而後及膚與腸胃惟犬則專用其肉以為羹餘皆不薦明水涚齊以其體至潔可用以滌五齊而得名酒則去糟而為清始可酌以祭饗非若恆食清糟可並用耳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呂氏大臨曰柩久也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故在棺欲

其久也

姜氏兆錫曰崩謂如山之崩重詞也薨者不明之狀隱詞也卒終也猶全而歸之之意正詞也不祿者言不能漸享其祿惜詞也死則消盡無餘而已尸之言陳也古人病將絕下置地間以受生氣必不生而後陳尸在牀以殯也呂氏曰柩久也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故柩欲久也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姜氏兆錫曰四足謂獸也漬謂體腐漸漬也動物敗而腐翔物降而下則死也兵者死於寇難之稱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姚氏際恆曰皇說文大也爾雅君也稱君者亦大之義古尊死之號皇爲通稱註單釋爲君謂有君德後世不敢用皇字以註疏之說也

姜氏兆錫曰曰王曰皇皆以君尊之也考成妣媲也辟法也謂妻所法則也凡皆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故其詞如此不言王父母以上者適士二廟得及其祖考蓋指士禮而言與

方氏苞曰皇大也王父王母假義也父母之上復有

父母猶君之上復有君故假其稱以爲義

任氏啟運曰按古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易曰考无咎書曰嬪于虞詩曰嬪于京皆生者之辭是古皆爲生死之通稱而後世異之以別死生也徐乾學曰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爲顯以士庶不得稱皇也今相沿旣久不必復稱皇矣愚按宋韓魏公祭文皆稱顯易皇以顯蓋自魏公始也又按父在母亡祭猶父主之主不得稱妣稱顯嬪旁不書奉祀父歿乃改題焉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姚氏際恆曰易尙書稱父曰考不必死也自有此文

後世從之矣嬪之稱後世不用
姜氏兆錫曰此因上父母考妣而申之也嬪之言賓
也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
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鄭意謂疑
大夫不壽考壽考不爲大夫何以曰卒士不短折短
折不爲士何以曰不祿兩說相妨于是以爲有德行
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何其迂折之甚乎曲禮本雜
取諸說不必紐合陳可大曰彼以位之尊卑言此以

數之修短言也是

朱氏軾曰士壽考亦言卒大夫短折亦言不祿凡年五十不爲夭七十乃稱壽前之以爵别者謂未及壽而不至于短折者也

姜氏兆錫曰上文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稱以爵也此蓋謂爲大夫士而不爲者故考終則從大夫之稱以尊之短折則從士之稱以惜之以致尙德之意也又曰此承上章祭祀之意以明人道始道之始也

天子視不上於祫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上時掌反綏音妥他

果反敖五報反

朱氏申曰敖者陽之所作憂者陰之所伏姦者邪之所生

姚氏際恆曰玉藻云凡侍于君視帶以及袷卽此視不上於袷不下于帶之義也陸農師曰不敢言視天子恭也國君大夫放此綏視以所視綏之遠近爲節衡視以所視衡之遠近爲節綏視游目遠于袷矣衡視游目又遠于綏矣直言士視五步耳與上相備也然則天子國君大夫游目亦不過此按此解綏衡之說是也但士相見禮云若父則游目則天子國君大

夫悉下得遊目可知叓詳之

姜氏兆錫曰天子視謂視天子也餘放此此袷曲領也綏頹下貌謂如執綏然也衡平也言天子不得上於領而視其面下於帶而視其下尊之至矣視國君則得視其袷之上而猶在面之下如執綏然視大夫始得正視其面所謂平衡也然皆不旁視而得旁視左右五步間者惟於士爲然蓋自天子以下其視漸高以舒而動必以禮者如此又曰敖憂姦泛言視之則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

言朝

朱氏軾曰在在此職也在此職卽謀此事無容怠亦無容越也

姜氏兆錫曰傾欹側也上於面者氣驕故知其傲下於帶者神奪故知其憂傾側流視心必不正故知其姦此君子所以愼也此又泛言視之則也

方氏苞曰君命大夫與士肄其職業則在官者各言其所司之事府庫朝條舉之以例其餘也在朝言朝如太僕則言燕朝之禮司士則言治朝之禮朝士則言外朝之禮命大夫與士肄者凡職事必其官之長

與屬其議之也若別有創作營爲不宜曰肆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吳氏澄曰謂在朝議禮問此一禮則對以此一禮也

姜氏兆錫曰以其微且賤也　又曰輟罷也顧回視也異猶他也事以行言慮以謀言固謂鄙野不達於禮也言朝儀當肅雖罷朝必謹也言自言也謂或言或問或對皆必以禮也又曰此章言在朝言貌之節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萬氏斯大曰方氏謂禮言大饗有別月令季秋大饗

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祀帝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禮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禮也先儒以此大饗爲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愚考禮經祀帝祀先牲日皆卜此言不問卜乃指兩君相見及賓客之禮也賓客既言朝聘當饗卽饗牲日皆不卜其言不饒富卽左傳所云饗以訓恭儉之謂也舊說非

姚氏際恆曰大饗謂郊祀天地大祫禘之類日月素

定故不問卜周禮大祭皆言卜不可從鄭氏謂祭于明堂莫適卜此亦附周禮莫適卜之文故以五帝屬之殊迂僻陳用之謂饗賓按以人交人本不用卜何必言之此亦狃于周禮大祭祀皆卜言卜故別立一說耳

陸氏奎勲曰按祭祀卜日卜尸卜牲無不用卜者故嚴陵方氏訓爲天子之燕諸侯長樂陳氏云饗禮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得食凡以訓恭儉而已此所謂不饒富也

姜氏兆錫曰本條諸說不一註曰不問卜者祭五帝

於明堂莫適卜也不饒富者富之言備取備而已勿多於禮也疏曰此大饗總祭五帝若卜其牲日不得每帝問卜恐其神非一吉凶不同也註云莫適卜蓋總一卜而已註知大饗爲祭五帝於明堂以月令季秋大饗帝諸帝皆在不得每帝問卜若其祫之大饗則周禮宗伯饗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故知非大祫也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有常故不間卜祭之日掃地以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用藁秸視天下之物無稱其德者故不饒富也愚按郊特牲郊用辛則月有三辛合卜用辛之日且春秋又有卜郊

之文皆未云不卜也考祀五帝祫羣廟饗羣侯皆謂之大饗而郊特牲大饗次於郊之下則疏之註以大饗爲五祀帝者得之而呂說之以大饗爲郊祀殆非矣但記直稱不問卜註以莫適卜釋之而疏謂不每帝皆卜總一卜而已恐非經之本旨且周禮饗大鬼用卜亦非指大祫而言卽指大祫亦可以不皆卜而總一卜釋之矣又安得以此定祀五帝與祫羣廟之異禮乎學者詳之

齊氏召南曰按註疏太泥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掃地而祭故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于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備埽灑

萬氏斯大曰按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合之此經知五等諸侯皆以圭為摯特有長短之差不得泥周官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之文反疑此經為畧贊詞為失也

姚氏際恆曰此言問名之答詞上而以納女該之鄭氏狃納女二字而云為不親迎故自致女不亦迂乎

朱氏軾曰以下文上曰納非必壻不親迎而謂之納也

姜氏兆錫曰摯贄同執以相見之禮也釀秬黍爲酒曰秬鬯和以鬱金曰鬱鬯以其芬香條暢故名天子無客禮其摯用以禮神而已諸侯通五等而言圭通桓信躬穀蒲而言凡皆比德於玉也羔取其羣而不失類且潔素也雁取其知時且飛有行列也雉取其性耿介且文飾也家鳧曰鶩取其不飛騰如庶人之守田畝也　又曰委致也委而退明不敢與成人爲禮也其摯蓋亦用庶人與又曰纓馬盤纓也拾射韝

也矢箭也或野外或軍中隨所有而用之也　又曰
椇榛棗栗四果名脯脩二肉名昏禮婦見舅以棗栗
見姑以脯脩左傳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此
之謂矣又曰此章歷言凡摯見之禮又曰備百姓者
以下事上也備酒漿者以內贊外也備埽灑者以勞
承逸也此言納女皆不敢以伉儷自期而爲自卑之
詞也．又曰按祭法王侯皆備百姓而唯稱於天子
者尊王也詩采蘋采藻大夫皆備酒漿而唯稱於國
君者尊君也故國君止稱備酒漿而大夫止稱備埽
灑而已此尊卑之殺也

續禮記集說卷十